

1

13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Vol 1 1928

~~Ch L 9297.74~~

~~Ch L 9301.74~~

Ch L<sup>R</sup> 9297/1184<sup>T</sup>

冊府元編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瑞較釋

貢舉部八

對策

自西漢之世始詔有司詳求俊茂親臨策問受其條  
對故當時之論以晁董為稱首焉其後羈孤竝進賢  
能間出彬彬儒雅見稱前史得人之盛偕乎三代觀  
其奮發智慮講求理道仰稽於前訓俯流乎嘉話

魁偉博達之士哉唐室全盛豪傑迭奮亦嘗當戶牖之法坐躬旰昃而前席故其讜言輿論有可尚焉若乃授經義以斥時病貢忠規而箴王闕吐發憤薄宣導壅闕誠哲王之所樂聞者焉

漢晁錯為太子家令孝文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帝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

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

施延也音七鼓切

四極之

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

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

比音類是寐切

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

從

從音子容切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一日亂為作亂者從謂合從者若六國時為從者也今書本從

下或有順字或有治字皆非也後人妄加之矣

竝建豪英以為官師

字或作帥音所

類切為諫諍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

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

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

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

及主郡吏各師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

於人事之始終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輔

朕之不逮二三大臣之行當此三道

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

朕

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

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  
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  
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  
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與自朕  
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虜戒之二三大夫其帥  
志毋怠晁錯對曰平陽侯臣窋曹窋參子也汝陰侯臣窋  
夏侯嬰子也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公孫昆邪也昆音下所選  
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  
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力牧  
黃帝之佐也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莞子而為

五霸長今陛下講於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  
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古之傳若  
高皇帝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  
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  
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廼以臣錯充職甚不稱  
明詔求賢之意錯草茅臣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  
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  
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官之中明  
堂之上法官路寢正殿也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  
生之類亡不復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有根著地者皆載之也著

音直 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

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

時膏露降

其露凝如膏

五穀熟妖孽滅賊氛息民不疾疫

河出圖雒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

四海此謂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

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

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

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

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

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

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

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疆人情之所欲不以禁

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

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

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霸

之臣明之臣聞五霸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

事五霸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

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

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

為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

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顧其功。顧，酬也。若今言僱賃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辜大者罰重，辜小者罰輕。如此民雖服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主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僻之行，外亡

騫汚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霸之所以得安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霸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方於五霸而踴，愚臣策曰：輔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主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竝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

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疆夫國富疆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官室過度者怨亡極着讀民力罷盡賦歛不節罷讀矜奮自賢羣臣諂諛驕溢縱恣不顧禍患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憊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

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疎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倡讀絕祀亡世為異姓

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

地覆露萬民覆陰也露膏澤也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

事廢去淫末除苛解矯煩繞也寬大愛人肉刑不

用辜人亡孥非謗不治非讀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

孽諸侯接之以禮不以庶孽蓄之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辜人有期

罪人各以輕重不逃亡有年後宮出嫁尊賜孝弟農

而免蒲其平免為庶人也

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

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

民不奢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  
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  
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  
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  
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  
俱賢則共憂之五霸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  
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  
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  
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  
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

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  
者意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  
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之猶五帝之佐也  
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

遺

言天子虛棄  
神明之德

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

不及突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  
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惟陛下財擇時賈  
誣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

董仲舒廣川人孝景時爲博士武帝卽位舉賢良文  
學之士前後百數仲舒以賢良對策制曰朕獲承至



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  
夜不皇康寧求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  
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  
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

褒弋後切  
盛服貌也

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  
五帝三王之道改制禮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  
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  
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  
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  
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

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謬而失其統  
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  
虜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  
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末燭厥理伊欲風流  
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  
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  
平受天之祐享神鬼之靈德澤洋溢施虜方外延及  
群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  
開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

猥積也并合也欲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

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毋

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

能及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

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

出灾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

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

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

之事在疆勉而已矣疆音其兩切此下並同疆勉學問則聞見

博而知益明疆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

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還讀日詩曰夙夜匪懈書曰旋速也

懋哉懋哉皆疆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

繇讀與由同繇從也適往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

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

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

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

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

也易其化人也著著明也易音弋鼓切著音竹筋切故聲發於和而

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箠絃

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  
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  
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  
人而所繇者非其道繇讀與由同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

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  
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  
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  
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  
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  
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

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

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

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入於王屋流為烏此蓋受

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皆積善參德之效也參古累字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

統理群生諸侯背叛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

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

上畜讀曰畜聚也上下不和則陰陽謬繆而妖孽生矣繆古戾字

孽字此灾異所繇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

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

册府元龜 貢舉部 卷之百四十一 十

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

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

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

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

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卒以陽成歲尚德不尚刑也此天

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

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

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

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歟孔子曰

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

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

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先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犯也音干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彼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始得致之位操

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竝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

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  
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  
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  
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顛為自恣  
苟簡之治 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顛與端同 故立為天子十四  
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  
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  
惡人民嚮頑抵冒殊扞 扞 完 熟爛 如此之甚者也孔子  
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  
秦之後如朽木糞牆也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

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無  
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  
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  
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  
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嘗欲善  
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  
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  
則災異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  
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

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昃與不暇同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琢謂刻為文音篆又曰非文王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式用也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

虛秦國見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虜讀

日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

洪業皆在立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

悌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

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

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負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故

詐延特起之士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

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

毋乃牽於文繁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

與各悉對著於篇無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以

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  
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禹  
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  
皆安仁樂義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  
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  
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殂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  
舜舜知不可辟辟讀曰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  
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  
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于殷紂逆天暴物  
殺戮賢能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

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  
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  
賢聖是以閔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萬  
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  
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  
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  
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  
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  
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  
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而所先制者改正



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官室旌旗之制有法而  
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  
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  
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人頌然則良玉不琢不成  
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必  
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  
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  
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  
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  
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

道以貪狼為俗

狼性皆貪故謂貪為貪狼也

非有文德以教訓於

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

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

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慳酷

之吏

慳痛也音慳

賦歛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

從耕織之業群盜竝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

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

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

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

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義此太平之

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魯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如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

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王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旣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參久也故小材雖參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

然參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質亂賢不肖  
渾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  
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  
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  
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  
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  
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  
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  
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  
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

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虜天人之應上  
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  
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  
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虜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  
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  
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  
大夫旣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  
熟之復之詩不云虜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  
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

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  
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  
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  
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  
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  
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  
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義立禮以導之春  
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  
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  
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  
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灾異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  
惟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灾異之變以此見人  
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  
亦言天之一端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凡  
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今世廢而不修亡  
以化民民以故棄行義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  
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  
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  
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

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事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則奉父子兄弟之親出則有君臣上下之蒞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

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策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朕虛心以改臣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掩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

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虐情性察虐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殘賊竝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道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

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

非其相反將以抹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

抹古故孔  
救字

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

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  
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  
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  
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  
論詒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  
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厘能  
勿失爾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  
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  
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  
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

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  
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登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  
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繇而陵夷若是意者有  
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  
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子子之齒者去  
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  
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勤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  
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  
况人虐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

囂讀與啓同音  
放啓啓衆怨懣

之聲

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

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知之哉是故衆其奴婢  
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  
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朘音植謂轉蹙蹙也寢以大窮富者  
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  
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  
以蕃而姦邪不可勝數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  
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  
亦大占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  
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  
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

夫紅女和序

紅讀曰工

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

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  
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蒞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  
而有爭田之誦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  
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鄉仁而俗善  
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繇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  
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倣  
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  
哉夫皇皇求財利當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  
仁義當恐不能化民者士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



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  
 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  
 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  
 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  
 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  
 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竝進邪辟之說  
 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仲舒  
 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自武帝初立魏其武  
 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  
 家立學較之官

較音校  
下教切

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

發之

公孫弘菑川人武帝初即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  
 博士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  
 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  
 弘弘至大宮上策詔諸儒制日蓋聞上古至治畫衣  
 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  
 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  
童無草木也  
涸水竭也各  
 麟鳳在郊麋龜龍游於沼河雒出圖書文不喪子  
 兄不哭弟比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

切

跛行喙息咸得其宜

跛行有足而行者也喙謂有口能息者也跛音岐喙音許穢切

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繇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於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未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稱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遠

言有次第也遠音七旬切其字從延罰當

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卽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

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而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竝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雉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

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則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生殺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乖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孽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王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贛不足以奉大對

大對大問之對也

時對者百餘人

大宮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惟陛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與猶如也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此何於周公雖然愚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

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及其教馴服習之也馴順也

至可牽持駕服惟人之從從人意臣聞操曲木若不累

日操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操音人九切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

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好音呼到切惡音故切朞年

而變臣弘尚切遲之帝異其言

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奏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貢舉部 六百四十七

對策第二

漢谷永字子雲為太嘗丞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

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嘗陽城侯

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

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飭與勅同又下明

詔帥舉直言帥謂公卿守相皆令舉也帥字或作師帥衆也燕見紬繹以求

咎愆紬讀曰抽紬繹者引其端緒也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

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

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

宮般樂游田般讀與盤同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

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灾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

十二月朔戊申日食蔡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

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

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喪失中與婁古屢字

也內寵大盛女不尊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

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勢

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惑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

喪閭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

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達時則有日月亂行陛

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

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

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佚之樂罷歸倡優之

咲咲言笑切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嘗循

禮而動躬親政事政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

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

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

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

姬以成伯功楚莊王得丹姬三月不聽朝保申諫忍絕不復見乃勤政事遂為盟主也又曰

丹姬楚文王之姬也莊王用申公巫臣之諫不納夏姬谷永集丹字作夏是也今此傳作丹傳寫悞耳伯

讀口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

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

寵以絕驕慢之端抑袞閭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

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

財勿與政事與讀日預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

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

龍箚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

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嘗伯之職者皆

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

之過則左右肅艾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

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

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

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

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虐譽無聽浸潤之譖愬則抱

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

小人日銷俊艾日隆艾讀日又經曰三載攷績三攷黜陟

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徭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

人惠於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乃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消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享用五福威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旣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蜂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聖聰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



而更使方正對策皆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嘗論廢

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欲未殺災害

未殺掃滅也殺先曷

切蒲譚誣天

蒲譚欺罔也調來鹽切上

是故皇天勃然發怒於甲

巳之間暴風三溱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

也

杜欽字子夏成帝時為大將軍王鳳武庫令乞骸骨

去後有日食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

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

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

觀得失之迹也二

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

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

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

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

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攷變異

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

關東諸侯無疆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為

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

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

爭寵相害而為患者惟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

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

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雖雉之戒飭已正  
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  
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  
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  
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  
仁遠乎哉惟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遊躬  
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繇輦道親二宮之饗膳致昏  
晨之定省如此卽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  
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  
淫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

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  
已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  
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爲不可以奢泰持也惟陛下忍  
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讜言不足采其夏  
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此殿在未央宮

策曰天地

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  
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欽對曰  
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者  
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  
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

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泄官不敬戰陣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爲主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困於夏尚質周困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孔子曰惡紫之奪朱也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爲禍不細

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夫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杜鄴爲涼州刺史以病免哀帝元壽元年正月朔帝以皇后父孔鄉侯傳晏爲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朋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鄴方正鄴對曰臣聞禽息憂國

碎首不恨

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繫闌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

國而不如死也終公感寤

卞和獻寶則足願之臣幸

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

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

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

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

隱三年紀侯使屨繻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壻也稱母母不通也殺謂滅降也音所例

切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

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

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暗

暗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

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

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

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

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

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晦初登於

天後入於地明夷明傷也初登於天者初為天子言

以善聞於天也後入於地者言傷賢害仁佞惡在朝

必以惡終坤以法地為王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

之效也言地當安靜而今乃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

其事昔魯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歟善閔子

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問也前大

司馬新都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董宏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

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傳遷也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

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有寵過故及

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謂緣私恩而得封爵為一國之

君耳非有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竝侍帷幄布在列

位不問賢與不肖皆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

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聞也至乃竝置大司馬將軍之

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

之日掩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

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

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漬猥正尤在是尤過也

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諫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

此殆不在它錄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

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

言天子不自見其過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

之也疑內亦有此類謂後宮嬖幸非理寵遇亦有如

傳遷鄭業等天變不空保佑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

應佑讀日祐應謂天戒而修德政臣聞野雉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

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

以厭下心厭滿也因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

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後漢申屠剛扶風茂陵人任郡功曹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較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闕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

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說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襁褓卽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如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慈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爲怨姦臣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傳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令天心者哉

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  
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  
名爲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  
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傳皆以伊周之位  
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何功不至不思其危則何  
禍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蒲之戒老氏所慎蓋  
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  
繼重弊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  
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  
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

駕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  
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纍卵王者承天順地頒爵  
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  
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尊孝文  
之業差玉器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  
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  
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  
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元  
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遣其罷歸田

里

李固漢中人辟司空掾不就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師地震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統奉沃業無以承順乾坤協和陰陽災眚屢見咎徵仍彰羣公卿士將何以輔正朕之不逮奉答災異災異不空故必有所應其各舉敦朴士一人直言厥咎靡有所諱衛尉賈逵舉固固對曰臣愚以爲天不言以災異爲譴告政之治亂主之得失皆上帝所伺而應以災祥者也王者父天母地體其山川今日蝕地動山摧晝晦主將安立物將安寄昔江京之姦禍及骨肉至今陛下幽廢親履艱難天誘其衷陛下龍興海內莫不忻悅實有沛然改圖抑退權臣詢求善政以順天意夜而得之坐而待旦今則不然政令紛紜已復蹈前轍矣臣伏在草澤痛心疾首誠以陛下聖德應期實當嘉會反衰弊之政弘中興之美其功甚易譬猶指掌臣聞善罰不如善政善賞不如善教善教之道宜從內起昔周宣孝文中興之主也皆改華服沛然易規乃能移風易俗反之於古今封阿母恩賞太過嘗侍近臣威權太重臣案圖書災異之發亦以爲然今宜斥退邪佞投之四裔引納方直令在左右陛下親發德音以招羣俊臨御座見公卿言有稱意卽時施行顯拔



其人以旌忠善則陛下日有所聞忠臣日有所獻君臣相體上下交泰阿保雖有大功勤勞之恩可賜以貨賄傳之子孫列土分爵實非天意漢興已來賢君相繼豈無阿乳之養非不寵貴之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梁氏子弟羣從微爲列侯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妃后之家所以少有全存者非天性皆然但坐擁寵太過天道惡盈也天有此斗所以斟酌元氣帝有尚書所以出納王命若賦役平均則百姓以安萬幾不治則天下以亂今陛下共治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尚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危則同其禍繇是觀之權柄不可不慎號令不可不詳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雖遭雨水霖澇不能爲變政教一立蹇遭凶年不足爲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知馳騫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肢也心腹痛則四肢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臣以爲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以憂矣臣父

冊府元龜

故司徒臣郃受先帝厚恩子孫不敢自比於餘隸故敢依圖書悉心以對不敢虛造詔又特問當世之敝

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人主日月同明四時合信

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垂

則摧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

職成官繇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命爵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

也命今之進者惟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

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

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宜影薄之俗

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

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

奪王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平太子至今聖躬狼狽

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危也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

望風政積弊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

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

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

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

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娥也雖有大功勤謹

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酌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

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

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  
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自  
知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

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 謂老子有此文  
謝承書亦云孟

子而續漢書 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  
公羊傳曰  
宋殺其大

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注云  
內娶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  
母國內皆無娶道故紀云大夫名正其 尊以高爵尚  
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壁也

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  
如此宜令步兵較尉莫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  
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

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

請託故也而中嘗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

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

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嘗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

子求郎 館陶公主光  
武第三女也 明帝不許賜錢十萬所以輕厚

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

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廸等無它功德初拜便真此

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

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

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

北斗也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天理在斗中司

三公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斗為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喻於人則宜如人喉在咽以理

舌口使言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天皇於是斟酌元氣陳

有條理也法也天皇斟酌元氣陳列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

樞機受行次之當得也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青必至誠宜審擇

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

書內則嘗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其

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三千石外統職事內受

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

枝皆動也周頌日薄言振之莫不震疊韓詩薛君傳日薄辭也振

本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此言

動之於內而應之於外者也繇此言之本朝號令豈

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開則仁義道

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之紀綱當

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失

得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

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

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嘗侍二人方直有德者

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

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白

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衆對以固對爲第一多所納用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嘗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

馬融扶風人陽嘉二年與李固同對策融對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曰陽立地之道曰柔曰剛夫陰陽剛柔天地所以立也取仁於陽資義於陰柔以施德剛以行刑各順時日以厚羣生帝王之法天地設位四時代序王者奉順則風雨調澍嘉生繁殖天失其度則咎徵竝至飢饉薦臻合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效猶

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忽法度以殺戮威刑爲能夫問其國守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太急其毀之也曰太緩太急致寒太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之道審察緩急之謗舉鈞同寒燠之罪罰以崇王政則陰陽和矣好惡旣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就又身以先之不嚴以蒞之不變則刑罰之夫知爲善之必利爲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周禮九職以農爲本民失耕桑飢寒竝至賊盜之原所繇起也古之仰

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德則嘉隆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贍而人足量其財用以爲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姻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不失矣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士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各安生樂業盜賊消害不起矣

張衡爲太史令陽嘉二年與李固同對策衡對曰臣聞政善則休祥降政惡則咎徵見苟非聖人或有失誤昔成王疑周公而大風拔木開金滕而反風至天人之應速於影響故稱詩曰無日高高在上日監在茲間者京都地震雷赫怒夫動靜無嘗變改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奉行行有餘力則學文法辛卯詔以能宣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內則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制矣且郡國守相剖符寧境爲一大臣一旦免黜十

有餘人吏民罷於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  
臨政事民爲百姓取便而以少過免之是爲奪人父  
母使嗟號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堂閣秘密振暴於  
外貨賂多行人事流通於真僞渾淆昏亂清朝此爲  
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灾異之興不亦宜乎易不遠復  
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况於帝王承天理物  
以天下爲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見於上震裂著於  
下天誠詳矣可爲寒心明者消禍於未萌今旣見矣  
修政恐懼則禍轉爲福矣

周舉爲尚書陽嘉三年河南三輔大旱詔書以舉才

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夙興夜寐  
思協大中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  
五品不訓王澤未流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  
變復之徵厥效何繇分別具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  
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  
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  
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  
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  
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  
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

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逾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城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克已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神轉禍爲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鱉爲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者宜急出斥之臣舉自外藩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之

皇甫規安定人爲郡功曹舉上計掾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舉規賢良方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習畜告



聚馬戲諛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竝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綱維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日濁日月不光旱魃爲虐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嘗侍左無狀者亟便黜遣披補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誡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召之位爲社稷之鎮加與

土室世爲姻族今日位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剷滅廬茅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址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今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

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已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

歸後爲度遼將軍元康元年徵爲尚書其夏日蝕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歸後對曰天之於王者猶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灾妖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內嬖再誅外臣而灾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

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

古本

切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潔

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鈞黨之釁事起無端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鑿與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可降對奏之不省才荀爽字慈明一名諳穎陰人延熹九年太嘗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

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昔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爲

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又何誅焉昔丞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喪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

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于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也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夫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民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岷山象夫卑澤象妻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鳩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

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亥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舜式是周孔命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祥出地五禮咸備各以其序者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殃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

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瓊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履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廩糧耗費練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一皆遣出使成好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庫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爲歲尊卑奢儉所以爲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爲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  
 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  
 害于而家凶於而國者也宜畧依古禮尊卑之差及  
 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督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  
 俗足用之要奏聞即棄官去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貢舉部

六百四十八

對策第三

晉郗詵濟陰人博學多才州郡禮命竝不應泰始中  
 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濟陰太守文立舉詵應選  
 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於三代禮樂大  
 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繇虞夏之際聖明係

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旣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  
又何殊也聖王旣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  
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  
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  
昔人之爲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  
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修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  
休烈於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正道罔述以古况今何  
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群賢慮之將何  
以辯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  
侵害灾屢作邊畔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

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  
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  
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采故招賢正  
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切有自疑  
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僥倖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  
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  
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  
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  
二代之流承雕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  
來詳備孔子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

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以陵遲所繇之路殊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於小器功止於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和洽何修而嚮茲臣以爲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切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

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則賊否失實真僞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屢主聽用察德之所趨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宦莫不適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



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亡國失正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闕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亦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矣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其責

之矣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也故寧濫以保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辯耳故才行竝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汙穢狼藉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嘗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

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繇而至此臣聞蠻夷滑夏則臯陶作士此欲善其末而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

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佚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惟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灾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攻之萬物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咎疇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

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于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之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

摯虞京兆長安人才學通博郎傲主簿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塗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曰頃日蝕正陽水旱爲災將何所修以變大背及法令有不立於今爲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

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敘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見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繇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嘗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巖豈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

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攻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大厲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其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惑惟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華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擢爲太子舍人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察孝廉爲公府掾是時西虜內侵災眚屢見百姓飢饉詔王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保何曾舉种賢良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成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衍彌于千載朕應踐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於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子大夫韜韜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闡論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虚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

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群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代故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迹三五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今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羣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問政刑不宣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繇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防邊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靈而陶化萬姓也禮以體德樂以詠功樂本於和而禮師於敬矣又問戎蠻猾夏對曰戎蠻猾夏侵敗王畧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

稱獫狁孔熾書歎蠻夷帥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繇是邊守遂怠障塞不設而今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才或以徂詐侵侮邊夷或干賞陷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羣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支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衆集則費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

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勁卒  
屈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填飢狼  
之口及其以衆制寡令匈奴遠迹收功和連飲馬瀚  
海天下之耗以過大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  
計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蠶起山東不振暨宣帝之時  
趙克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羗皆兵不血刃推排強  
暴擒其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  
也又問咎征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  
修政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

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永世  
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災消眚也又問經化之務對  
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  
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  
謹行而不淫於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  
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勳業長世也故上有  
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  
貪冒之人夫廉恥之於政猶樹藝之有豐穰良歲之  
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庶恥不存而惟刑是  
御則風俗凋弊人惟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

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農者之殖稊野早年之望  
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淳俗美皆  
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繇之塗  
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於茲  
凡厥庶事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丕  
業咸熙庶績者莫先於選建明哲授才任能令才當  
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寮不曠書曰天工  
人其代之然則代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無以成也  
夫賢才之畜於國猶良工之湏利器巧匠之待繩墨  
也器用利則斲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  
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  
之於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  
義出心必繇公塗明量度以呈其能審經制以效其  
功此昔之聖王所以恭己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  
以其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  
望休光希心紫極惟明主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  
廣疇咨之求抽羣英延俊乂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  
無素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時种與卻  
說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卽除尚書卽然毀譽之徒  
或言對者因緣假託武帝乃更延羣士庭以問之詔

曰前者對策各各答所問未盡子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連有水旱災告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修以應其變人遇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靜思以省息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難惟有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宜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故虛心思聞實事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种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哲玄覽降卹黎蒸將濟元元同之三代旁求俊乂以輔至化誠堯舜之用

心也臣猥以頑魯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疇塞聖詔所陳不究臣誠蒙昧所以爲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則彞倫攸叙五福來備若政有愆失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淫亢爲災此則天人之理而興廢之繇也昔之聖王政道備而制先具軌人以務致之於本是以雖有水旱之眚而無飢饉之患也自頃陰陽隔并水旱爲災亦猶期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不帥不能宣承聖德以贊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未敘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無儲誠在於休役靜人勸嗇務公此其救也人



之所患繇于役煩網密而信道未孚也役煩則百姓  
失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未著則人無固志此則  
損益之至務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與善善進則不  
善茂繇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若  
夫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  
識謹竭愚以對策奏帝親覽焉又擢爲第一轉中書  
郎

華譚廣陵人揚州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史太康中徐  
州刺史嵇紹舉譚秀才譚至雒陽武帝親策之日今  
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未有未  
羈之虜西有醜施之氏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  
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聞聖人之  
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俗風以興仁兼三才以  
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異務在擇才宣明高  
穴垂光隱滯俊又龍躍帝道以光清德鳳翔皇化克  
舉是以臯陶見舉不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夷折節今  
聖朝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無外戎旌南指沔漢  
席捲干戈西征羗蠻慕化誠闢四門之秋興禮教之  
日也故髦俊聞聲而嚮赴殊才望險而雲集虛高館  
以俟賢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于飢渴用人疾于應

響杜佞諂之門廢鄭聲之樂混淆六合實繇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又策曰吳蜀恃險今旣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趨睢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安易動乎今將欲綏靜新附何以爲先對曰臣聞漢末分離英雄鼎峙蜀棲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遂成吳始初附未改

其化非爲蜀人敦慤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閭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歛將順咸悅可以永保無窮長爲人臣者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羗氏驕黠將修文德以綏之舞干戈以來之故兵戈載戢武夫寢息如此已可消鋒刃爲田器罷尚方武庫之用未邪對曰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盪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晏然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

國皆習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罄折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獫狁爲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以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嘗誠無爲罷武庫之嘗職鏃鋒刃爲農器自可倒戢干戈包以獸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於散樂休風未爲不泰也又策曰夫法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寬網以將化今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爲而又至于律令應有所損益否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禪讓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風以寧俗其歸一

也今誠風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正夫以堯舜之盛而猶設象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道四達禮樂交通凡人修行黎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無外矣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今大統始同宜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羣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而有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張皇

網以羅遠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教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入紘之廣兆庶之衆豈當無卓越雋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哲難見遠效難覩故堯舜太平之化二入繇舜而甫顯殷湯革王之命伊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禮亡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蟬於帷幄或剖符於千里巡狩必有呂公之遇宵夢必有巖穴之感賢雋之出可

企踵而待也

時九州秀孝策無  
逮談者尋除郎中

禮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少以方直知名舉秀才尚

書郎陸機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樸救機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瞻對曰瞻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邁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歆億載永傳于後然而俗變事弊而不隨時雖歷聖哲無以易也故

忠弊質野敬失多儀周監二王之弊崇文以辨等差而流遁者歸薄而無欵誠欵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義皇簡樸無爲而化後聖因承所務或異非賢聖之不謂世變使之然耳今大晉闡元聖功日躋承天順時凡有一貫荒服之君莫不來同然而大道旣遠人變繇久謂當今之政宜夫文存樸以及其本則兆庶漸化太和可致也又問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爲邦之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爲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爲至又其正中皆云大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辨物一教化之繇也故取其宗社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如璧則曰辟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故蔡邕謂之一物又問庶明亮采故

時雍穆唐有命既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  
易貴金蘭之美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崇替夫  
成功之君勤于求才立名之士急于招世理無世不  
對而事千載嘗背古之興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  
何闕而如此對曰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  
於拔才故二八登庸則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  
武丁擢傅崑之徒周文攜渭濱之士若之上司委之  
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勳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  
仄陋使山無扶蘇之材野無伐檀之詠是以化厚物  
感神祇來應翔鳳飄颺甘露豐隆醴原吐液朱草自  
生萬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  
之義敦父子之親明夫婦之道別長幼之宜包九州  
被八荒海內移心重譯人貢頌聲穆穆南面垂拱也  
今貢賢之塗已闢而教學之務未廣是以進競之志  
嘗銳而務學之心不修若闢四門以延造士宜五教  
以明令德攷績殿最審其優劣厝之百寮置之羣司  
使調物度宜節宣國典必協濟康哉符契往時明良  
來應金蘭復存也又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  
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熙姦宄既殷法物  
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淫刑淪胥

虐濫已甚漢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繇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尅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法足爲永制與否對曰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害作利害之作有繇而然也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勇力而貴仁義仁義貴則彊不凌弱衆不暴寡三皇結繩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緝熙而已也且太古之法所以遠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用彌繁而人彌暴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旣興三辟而文公之弊又加誅族淫刑淪胥感傷和氣化染後代不能變改故漢但指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繇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思反本漸尚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斟參夷之刑除族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世而偕也又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瀰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証也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問以辯之以釋不同之理對曰蓋聞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

源所託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爲資外動剛直以外接爲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又問曰夫窮神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爲政則黃義之規可踵以之革亂則玄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闢網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淳德往而莫反豈太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邪對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究窮通之源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期於濟世皇代質朴禍難不作結繩爲信人知所守大道旣離智慧擾物夷險不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網夏殷繁帝者之法皆興廢有繇輕重有節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之宜非有降殺也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閣祭酒位終驃騎將軍散騎常侍

北齊樊遜字孝謙河東北滹氏人爲潁州長史天保四年梁州表舉遜爲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升中紀號遜對曰臣聞巡嶽之禮勒載虞書省方之義著於義易往帝前王匪惟一姓封金刑玉億有餘人仲尼



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有未幾然盛  
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  
風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  
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劔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  
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  
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穢紙墨袁淮發論  
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聖之期茲爲  
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泥天馬息歌苞茅絕貢  
我太祖收寶鷄之瑞握鳳凰之書體一德以端朝屈  
三分而事王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既受命發乃行  
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  
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畧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  
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  
崑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  
此六軍未申九伐夫燭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  
非聞好戰至如撥鼠忘器之說蓋是嘗談文德懷遠  
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畜銳須時裹  
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  
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  
霄流况我威靈能無協贊但使彼之百姓一觀六軍

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良尚存使欲按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徃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又問求才審官孝謙對曰臣聞雕獸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鐘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致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肥遯之與賓王翻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氏事異出關而言恥從衛亂雖復星于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基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明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漢家神鳳慙用紀年魏氏青龍羞將改號上膺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畫堂甲觀修德日新廟鼎歌鐘王勳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

之爲治何欲不從未必稽首大師方聞收馬之術膝  
行山上乃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強不息乙  
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  
靈之比終自含弘高懸王爵唯能是與管庫靡遺漁  
鹽畢錄無令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溢死  
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  
真人去而復歸台星折而還歛詩稱多士易載群龍  
從此而言可以無愧又問釋道兩教孝謙對曰臣聞  
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謂伯  
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  
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元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  
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王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  
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係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  
齊后秦皇漢帝信被方士莫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  
藥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  
庶或不死江璧旣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  
茂林之坎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沒有餘責王克之非  
武帝比爲不相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  
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爲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  
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

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求出  
家藥王燔軀波論灑血假朱能然猶當克念寧有改  
形易貌有異世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塵  
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履  
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鸞沐時雨而  
飛臺上銅鳥想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鎬京  
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始維眷言遊幸  
且勞經畧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  
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絲感君德上天賜佩  
寶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

一乘之昔帝樂王禮尚有時而訟律左道怪民亦何  
疑於沙汰又問刑罰寬猛孝謙對曰臣聞惟主建國  
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  
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  
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暑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  
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  
始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挂壁有善而莫遵  
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絲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  
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倉祖納梅陶  
共尤文帝便謂化屍起偃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闕

周禮伏惟陛下待旦坐朝留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  
申恩以孩百姓黃旗紫蓋已絕東南白馬素車將降  
輒道若夫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稟  
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先務禮樂如  
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  
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臯陶不仁  
自遠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爲郡守  
科簡律令一比憲章欣聞波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  
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蒼鷹垂翅楚王錢  
府不復煩封漢獄冤囚自然蒙理後服之徒既承愛

而慕化有截之內皆蹈德而詠仁號以成康何難之  
有又問禍福報應孝謙封曰臣聞五方易辨尚待指  
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天道祕遠神迹難源不有通  
靈孰能盡性乘槎至於河漢唯觀牽牛假寐遊於上  
玄止逢翟大造化之理既寂寞而無傳報應之來固  
難得而妄說但秦穆有道勾芒錫年號公涼德蓐叔  
降禍高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夫  
仲尼厄於陳蔡孟軻困於齊梁自是不遇其時寧聞  
性命之理子胥無君馬遷附下受誅取辱何可尤人  
至如協律見親濯船得幸從此而言更不足怪周王

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已之意是以七百之祿  
仍加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昔漢問上計不過日  
蝕晉策秀才止於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為難推古比  
今臣見其易然草萊百姓過荷恩私三拆寒膠再遊  
金馬王言昭責思若有神占對失圖伏深悚懼尚書  
擢第以遜為當時第一八年詔尚書開東西二省官  
選所司策問遜為當時第一

冊府元龜

終

冊府元龜

淮南子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岡琦較釋

貢舉部

六百四十九

對策第四

唐員半千晉州臨汾人上元初應八科舉授武陟尉  
又應嶽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州舉人親問曰兵  
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而進曰  
臣觀載籍此事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地陣山河

冊所方羅對錄四  
向背人陣編伍彌縫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  
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  
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  
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陣也三才去矣其何以戰高  
宗浮嗟賞之及對策擢爲上第

曰若易貞元中擢進士第書判拔萃爲秘書省校書  
郎元和元年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制曰朕觀古  
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也靡不思賢能  
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  
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經時濟俗率繇於茲厥後

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斥已之  
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騰所以歎  
息嚮悼想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  
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  
間懽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  
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隄弘化萬邦懷仁三王之  
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于下升中於天周  
漢以還莫斯爲盛自禍階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  
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疇遂乖富庶  
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摧酷之科而下有

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  
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愆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王  
父懲患於晁錯而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寬  
令精求古人之意啓迪來哲之懷眷茲洽聞國所許  
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  
之於上則下無其效漢元優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  
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兩途取舍未獲所從余心  
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旨屬之于篇與自朕  
躬無悼後害居易對曰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  
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三是

時漢興四十載萬人大理四海太和而賈誼非不見  
之所以過言者以爲詞不切志不激則不能回君聽  
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  
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  
不失聖書之史冊以爲美譚然臣觀自茲已來天下  
之理未曾有髣髴於文帝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髣  
髴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聖明不侔於文帝乎臣之  
忠讜不逮于賈誼乎不然何謂衰亂之時愈多而切  
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而念漢  
之極諫而徵之病虛文之無用者獎至言之斥已者



詢臣以可行之策論臣以不倦之意懇惻鬱悼發於重誠此真聖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弘於前代臣之才誠劣於古人輒欲過言以裨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裨之者非謂言之必可行也體用之必可明也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樸直敢言之臣出焉無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蒙陛下賜臣之策有思與禮樂之道念救疲疇之方辨懲往戒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此實萬葉之福也豈唯一代之人

受其賜而已哉臣聞疲病之作有因緣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請爲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功旣成而太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旣定而盛禮興焉雖三代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咸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洎天寶已降政教寢微寇旣存興兵亦繼起兵以

過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征徭繇是而重  
人力繇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日督農桑之課而生業  
不固上無定費雖日峻管榷之法而歲計不克日削  
月廢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繇者  
也豈不然乎繇是觀之蓋人疲繇乎稅重稅重繇乎  
軍興軍興繇乎寇生寇生繇乎政缺然則未修政教  
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  
能也未息兵革而望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望黎庶  
之安雖玄宗不能也雖然事有所必然雖常人足可  
致勢有所不可雖聖哲不能爲伏惟陛下將欲安黎

庶先念省征徭將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息兵  
革先念銷寇戎將欲銷寇戎先念修政教何若若政  
教修則下無詐僞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繇銷矣寇戎  
銷則境無興發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繇息矣兵革息  
則國無餽運飛輓之費而征徭所繇省矣征徭省則  
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繇安矣臣切觀今天  
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不以易銷而自怠今天  
下之兵雖未盡散伏願陛下不以難散而自疑無自  
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政教  
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獷鷙歸命革心則天下將

萌之寇不過而自銷歸命則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可日減疲疇可日安富庶可日滋困竭可日補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富則廉讓之風形因其廉讓而示之以禮則禮易行矣乘其和悅而鼓之以樂則樂易達矣舉斯方面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其難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修戒將來之虞莫大於寇不銷而兵不息此臣所謂救療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至若齊行寓令之法以霸諸侯漢用推恩之謀以懲七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今萬人一統四海一家無鄰國可領非夷

吾用權之秋也雖欲寓令令將何所寓邪今除國建郡置守罷侯無爵土可疏非主父矯弊之日也雖欲推恩將何所推邪但陛下嗣貞觀之初弘開元之理必將光二宗而福萬葉矣何區區齊漢之法而足爲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實在於此矣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治委下專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衰責課實而政失者此皆政化之所急古今之所疑陛下幸念之臣有以見天下之理興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言已成之化非謀始之謂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庀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無大

小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樞  
執其要而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之於上也漢元優  
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學之過學之不得其  
道也光武責課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攻課之累  
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臣請重爲陛下別啓而明之夫  
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爲之道哉臣聞無爲而理者  
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於修己勞  
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慎其賞外序自揆內勤萬樞共  
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非大有爲者乎終則  
安於恭已逸於得賢明刑至於無刑明賞至於無賞

百職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端拱凝旒立於無過  
之地夫如是豈非真無爲者乎故臣以爲無爲者非  
無所爲也必先有爲而後至於有爲也老子曰無爲  
而無不爲蓋是之謂矣夫委下而用私專上而無效  
者此繇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宜專而專之也臣  
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宜君臣殊道蓋大  
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職小而  
衆萬事細而繁誠非人君一聽所能徧察一明所能  
周覽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在之舉其要而執  
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堯乘其功以帝天

下十亂各效其能而周武總其理以王天下三傑各  
宜其功而漢高兼其用而取天下三君者不能爲一  
焉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支九竅百骸也  
不能爲一焉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爲主  
也故臣以爲君得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下自有以  
展其效焉臣得臣之道雖委之於下而人亦無所用  
其私矣繇此而言光武考責而政未盡美者非他昧  
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元帝優游而業以寢  
衰者非他昧無爲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俱  
失較然可知陛下但舉中而行則無所惑矣伏以聖

策首曰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謹直以聞其過又曰上  
獲其益下輸其情其末章則曰與自朕躬無愆後害  
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樂聞上失勤勤懇懇慮臣輩有  
所隱情者也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  
聞古先聖主之理也制敬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  
無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異於是莫不以欲逞  
於始悔追於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害之效可畧  
而言且如軍暴而後蹙之兵亂而後遏之善則善矣  
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  
之吏姦而後誅之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

不至於姦邪也人餒而後食之人凍而後衣之惠則  
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餒也舉一知  
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  
運當鼎盛之年此誠制欲於未兆之時也伏惟陛下  
欲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後將來者  
宜蚤防於事先夫然則保邦常在於未危恭已當若  
於無過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生也幸得爲唐人當  
陛下臨御之時觀陛下升平之始斯則臣朝聞而夕  
死足矣而况充才識之貢承體用之問乎今所以極  
千慮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此誠微臣喜朝聞其  
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言不避斧鑕若此容易  
焉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策入第四等  
授盩厔縣尉集賢較理

劉黃寶曆二年進士擢第博學善屬文尤精左氏春  
秋與朋友交好譚王霸大畧耿介嫉惡言及世務慨  
然有澄清之志自元和末關寺權盛握兵宮闈橫制  
天下天子廢立繇其可否干撓庶政當時因爲南北  
司愛惡相攻有同水火黃草澤中居常憤惋文宗卽  
位恭儉求理太和二年策試賢良日朕聞古先哲王  
之理也玄默無爲端拱思道陶民心以居簡凝日用

而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  
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歸乎莫可及  
已三代令王質文迭究百爲滋熾風流寔微自漢而  
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祇荷丕構奉若暮訓不敢  
怠荒任賢揚厲窄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選軌庶紹祖  
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繇中及外厥  
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湮厄災旱竟歲播植愆  
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  
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時踰簡大學明教  
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多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  
于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衰俗怪風  
靡精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棧葉難辨  
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  
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所以救此繆盭致之治平  
茲心浩然若涉泉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啓宿  
情冀臻治平子大夫識達古今明於康濟造廷待問  
副朕虛懷必當箴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  
稽當庶之所急何施斯革於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  
何施而理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  
條對至於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

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  
龜鑑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是時對策者百  
餘人所對只循常務惟黃門大橫將危宗社  
對曰臣誠不佞有經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  
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進但懷憤鬱思有時而  
一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得通上聽  
一悟主心雖被詆言之罪無所悔焉况逢陛下以至  
德嗣興以大明垂炤詢求過闕恣訪謨猷制詔中外  
舉能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恣意  
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幸之所諱惡有司  
之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  
有讜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謹昧死對伏以聖  
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玄默之化將通天人以濟俗和  
陰陽以治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爲格王之理  
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集有荷  
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  
之至也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  
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  
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  
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



化也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道之救  
災患在致乎精神廣播植在示乎食力國廩罕蓄本  
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簡繇  
中外之法殊生徒墮業繇學較之官廢列郡干禁繇  
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  
濟理之心阜財發號之嘆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  
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別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  
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理鮮  
要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  
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能  
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道小臣屏姦豪之志  
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俗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之  
道分則理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  
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  
所先不若唐虞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重華之舞  
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爲上聖之龜鏡何足以爲  
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臣請  
披瀝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格王之  
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  
已臣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

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始終必法於天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珪而居簡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爲茲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出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

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事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計邪或萬機之勤聖慮有所未至邪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也臣以爲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旣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兆其機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二百有餘載其間明主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委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

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畧矣其所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不書卽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又按春秋開殺吳子餘祭譏其疎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居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藝近五六人總天下

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備朝廷勢傾海山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禮子殺邵伯毛伯春秋之義兩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且夫天之所授者

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  
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  
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  
于晉書其師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  
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  
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  
惡爲義則政刑不繇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  
內之所以將亂也又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  
抗詞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卑命此皆陛下  
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咎處父書襄公

殺者以其漏言言襄公不能顧險重之戒處父所以  
及戕賊之禍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  
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膝詭亂之文易有  
殺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亦不敢爲陛下言之慮  
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旣忽之而不用必洩其言臣  
下旣言之而必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口  
以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  
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徘徊鬱塞以候陛下感悟然  
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  
當時賢相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救定傾救亂

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  
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  
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度  
奉典暮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肝食之憂矣臣前  
所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鑒前古之興亡明當  
時之成敗臣聞堯禹之爲君而天下之人理者以其  
能任九官四嶽十二牧不失其舉不二其業不侵其  
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必舉四  
亮在朝雖疆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之二代  
漢之元成咸欲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禹而終敗亡

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  
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神  
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  
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絕典刑  
猶在人誰不欲自致爲王臣致時爲太平陛下何忽  
而不用之邪人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  
四克其讐如趙高其毒如恭顯陛下又何爲而不去  
之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  
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  
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

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採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乃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繇而知則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繇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下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不得保其身故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

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陛下宜命仁慈者親之視之如母傳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其貴倖分曹連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牧守居上無濟惠之政而有饗饗之害居上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養加以國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寃痛之聲上達九天入于九泉鬼神發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里而不得告

誦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竝起兵解之勢憂在旦夕卽不幸因之以師旅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于秦赤眉黃巾不獨起於漢故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耳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指甚美然而綱紀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宇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能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佞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勸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人蘇息則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己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人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

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以  
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  
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  
以知人爲明臣以佐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佐  
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  
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  
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  
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疎遠則化浹於朝廷  
矣愛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  
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

在遂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壽在  
乎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  
歛輕賦歛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  
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旣富矣則仁義興焉旣安  
矣則壽考至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  
故灾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  
所謂抄災早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七  
年之中二書不雨者以其君有卹人之志也魯文公  
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  
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而旱則成災陛下誠



能有卹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植  
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  
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  
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人皆歎矣願陛下廢百事  
之用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  
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  
春秋譏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斥游  
惰之人篤其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  
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  
取人不盡其才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

也求其聲而不得其實故人之不進也務其末而不  
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  
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簡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  
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  
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一明天子之禁奉王官之法  
故春秋備而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  
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  
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  
於北或正刑於外則被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稽  
實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

制軍賦閒農事以收武備提封約率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迺禍亂暨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省臺軍衛文武參掌居閑歲則橐弓力穡將有事則擇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六軍不知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讐足一陷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暴里閭羈縲藩臣干陵宰輔噓裂王度汨亂朝經

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于下國始天子以達於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疆無踰簡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墮業繇學較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賤祿而賤其能先其身而後其行故廢官無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繇授任非其人者臣以黷吏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

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疆可以禦  
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較有曾經戰陣及功臣子  
弟各請隨宜酬賞如無治人之術者不當授任此官  
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  
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  
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  
辨枝葉者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恥格行者導德  
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遊者  
已備之於前矣臣前所謂命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  
否臣聞號令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  
行之或虧止留罪在不赦令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  
持之者有所蔽歟乎臣前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  
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爲  
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  
夫之節者苟知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  
忌竊陛下人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殷比干死而  
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  
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  
誅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於地下固臣之願也  
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於人主

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奉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於仁壽可以逍遙無爲端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相而任之使修分閫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擢長吏而任

之使民養惠之術自然言足爲天下教行足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宵衣旰食勞神竭慮然後以致其理哉是歲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爲考策官三人者時之文士也覩賈條對歎服嗟挹以爲漢之晁錯無以過之言論激切士林感動時登科者二十二人而中官當途考官不敢留賈在籍中物論喧然不平之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對垂泣者諫官御史扼腕憤發而執政之臣從而彌之以避黃門之怨惟登科人李劭謂人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實厚顏矣請以所授官

讓黃事雖不行人士多之

對策四 卷之六百四十九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止

豫章黃國琦較釋

貢舉部 六百五十

應舉

觀國之光著乎大易之象有道則見垂諸素王之說  
故策名筮仕起家從政乃士子之常道也與自漢氏  
勃興儒術太盛懸科以取士下詔以徵賢暨魏晉而  
下至五代風流靡絕條目非一繇是丘園特起之秀

巖石高臥之伍或文足以經國或學足以待問或力  
穡自給或篤行無改或究陰陽之變或窮政教之弊  
莫不褒然克賦卓爾在庭第之甲科靡之好爵者已  
漢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武帝即位仲舒  
以賢良對策對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  
初即位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

倪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以射策為掌故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夫子嚴或言族家子也

海云夫子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  
之族子也

獨擢為中大夫

王吉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後遷雲陽令

舉賢良為昌邑中尉

駿吉子也以孝廉為郎

貢禹以明經潔行著聞徵為博士涼州刺史病去官

復舉賢良為河南令

龔勝楚人好學明經為郡吏三舉為孝廉以楚王國

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為尉壹為丞勝轉至官迺去州

舉茂才為重泉令

鮑宣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東州丞後為都尉太

守功曹舉孝廉為郎

翟方進經學明習以射策甲科為郎

杜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

書以孝廉為郎

何武蜀郡郫縣人也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

為郎又光祿勳舉四行遷為郫令

王嘉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戶殿門失闌免

戶正也嘉

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也

光祿勳于永除為掾察廉為

南陵丞復察廉為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

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超遷大中大夫

師丹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為郎元帝末為博士免建

始中州舉茂才復補博士

召信臣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為郎

後漢王方中牟名士也魯恭為中牟令會詔百官舉

賢良方正恭薦方章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

所舉同方致位侍中

魯丕恭弟也章帝建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

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惟丕在高第除為議

郎

魏霸濟陰句陽人也

句音鈞

建初中舉孝廉

華彪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

譙玄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成帝永始

二年有日蝕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

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

李業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平帝元始中舉明經除為

郎

袁安祖父良習孟氏易平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

安少傳良學為人嚴重後舉孝廉為陰平長

蔡茂安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

等擢拜議郎遷侍中

景丹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丹以

言語為固德侯相

馮豹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

麗音力之切

舉孝廉拜

尚書郎

申屠剛質性方直舉賢良方正時王莽專朝罷歸田

里

邳壽善文帝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

王堂廣漢鄆人也初舉光祿茂才遷穀城令

蘇章少傳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

為議郎



陸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為茂才除高城令

鄭弘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深奇之召署郵舉孝廉

桓彬字彥林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

徐防祖父宣為講學大夫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除為郎

張敏河間鄭人也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

胡廣字伯始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

劉焉江夏竟陵人也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

袁術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尹

王渙廣漢人初為太守陳寵功曹舉茂才除溫令

第五訪京兆長陵人也仕郡為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

劉矩沛國蕭人也少有高節舉孝廉稍遷雍丘令劉寵東萊牟平人也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

陽球漁陽泉州人也性嚴厲好申韓之學初舉孝廉  
補尚書郎

張興潁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舉孝廉為郎  
戴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郡舉明經試徵博七  
拜郎中

周防汝南汝陽人也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  
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

杜根潁川定陵人也性方實好絞直  
絞急也永初元年  
舉孝廉為郎中

劉陶潁川潁陰人也陶為人居簡不修小節舉孝廉

除順陽長

李雲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  
令

謝弼中直蒞正為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  
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皆除郎中

蓋勳燉煌廣至人也家世二千石初舉孝廉為漢陽  
太守

臧洪廣陵射陵人也體貌魁梧有異姿舉孝廉補郎  
中長

左雄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

周舉汝南汝陽人也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舉茂才爲平丘令

陳龜上黨法氏人也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

崔瑗早孤銳志好學初辟車騎將軍閭顯府被斥後舉茂才遷汲令

崔寔瑗子也少沈靜好典籍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實以郡舉徵詣公車除爲郎中

王龔山陽高平人也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

龔子暢少以清實爲稱大將軍梁商特辟茂才四遷

尚書令

陳球淮浦人也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

包威會稽曲阿人也習魯詩論語舉孝廉爲郎中

楊平巴郡閬中人也習韓詩靜居教授仕郡爲功曹

舉孝廉除郎中

董鈞犍爲資中人也習慶氏禮舉明經遷廩犧令病

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

張玄河內江陽人也少習春秋初舉明經補弘農文

學遷陳倉縣丞後去官舉孝廉除爲郎

許慎汝南召陵人也少博學經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浚長

李業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舉明經除為郎

劉茂太原晉陽人也能習禮經哀帝時察孝廉遷五原屬國侯建武中拜議郎後拜侍中

周嘉汝南安城人也仕郡為主簿後太守寇恂舉孝廉拜尚書侍郎

范式山陽金鄉人也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尹勳河南鞏人也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

不以地勢尚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邳郡令

蔡衍汝南項人也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

羊陟太山梁甫人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

李固府

陳翔汝南邵陵人也少知名善交結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

范康勃海童合人也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穎陰令

劉儒東郡陽平人也郭林宗嘗謂儒口訥心辯有珪

璋之質察孝廉舉高第三遷侍中

賈彪潁川定陵人也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

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

荀彧潁川潁陰人也少有才名中平六年舉孝廉再

遷元少令

荀淑或子也幼而好學耽思經書大嘗趙典舉淑至

孝拜郎中

荀爽淑子也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延熹

九年太嘗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

杜喬河內林慮人也少為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

府

吳祐陳留長垣人也嘗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唵經書

後舉孝廉

延篤南陽犍人也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

舉孝廉為平陽侯相

張奐敦煌酒泉人也辟大將軍梁冀府以疾去官復

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

段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

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為憲陵園丞

陳蕃汝南平輿人也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

劉淑河間樂成人也少好學明五經司徒种嵩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高明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雒陽對策為天下第一

李膺潁川襄城人也性簡亢無所交接初舉孝廉為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

范滂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

李法博通羣書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

應劭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

何苗掾

王逸元初中舉上計吏為較書郎

馬融以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較尉岑起舉融徵

詣公車對策拜議郎 續漢書曰融對策於北宮端門

戴封為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

直言之士有志行能消灾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

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

高彪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

孔昱大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錮禁

檀敷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宜再遷議郎

皇南嵩安定朝郡人好讀詩書習弓馬初舉孝廉茂才

陳重豫章宜春人也少與同郡雷義爲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詔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

趙苞其陸東武城人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謝夷吾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舉孝廉爲壽張令李邵漢中南鄭人也通五經善河雒風星初爲戶曹吏舉孝廉五遷尚書令

公沙穆北海膠東人也習韓詩公羊春秋舉孝廉以

高第爲主事遷緡令

單颺山陽湖陸人也善明天官筭術舉孝廉稍遷長史令

韓說會稽山陽人也博通五經舉孝廉

魏公孫瓚遼西令支人也以孝廉爲郎

陶謙字恭祖少好學爲諸生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公孫度遼東襄平人也舉有道除尚書令

賈詡武威姑臧人也察孝廉爲郎

張承河內修武人也以方正徵拜議郎

鍾繇潁川長社人也舉孝廉除尚書郎

華歆平原高唐人也舉孝廉除郎中

張既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為郡小吏後歷右職舉

茂才除新豐令

溫恢太原祁人也舉孝廉為廩丘長

賈逵河東襄陵人也初為郡吏後舉茂才除灑池令

桓階長臨湘人也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

尚書郎

楊阜天水冀人也初為安定長史刺史韋康辟阜為

別駕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參軍事

管輅平原人也正始九年舉秀才

蜀許靖汝南平輿人也太守劉翊舉靖計吏察孝廉

除尚書郎典選舉

張裔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劉璋時

舉孝廉為魚復長

蔣琬零陵湘鄉人也為丞相府東曹掾舉茂才遷為

參軍

張翼犍為武陽人也先主領益州牧翼為書佐建安

末舉孝廉為江陽長

王嗣犍為資中人也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

吳劉繇東萊牟平人也舉孝廉為郎



士燮蒼梧廣信人也少游學京師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死喪闋後舉茂才除巫令孫翊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辟

黃蓋零陵泉陵人也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

關澤會稽山陰人也究覽羣籍通曆數察孝廉除錢塘長

賀齊會稽山陰人也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為永寧長

晉王祥琅邪臨沂人初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後

舉秀才除溫令

唐彬魯國鄒人也初為郡功曹舉孝廉辟主簿

山濤河內懷人也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後

劉毅東萊掖人也初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

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

侯光東萊掖人也幼有才悟舉孝廉州辟別駕

傅玄北地泥陽人也博學善屬文州舉秀才除郎中王接河東倚人也初為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除

郎中

郤詵濟陰單父人也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以對上第拜議郎

夏侯湛譙國譙人也少爲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

潘岳榮陽中牟人也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

江彪陳留圉人也本州辟舉秀才平南將軍溫矯以爲參軍

周玘義興陽美人也累薦名宰府舉秀才除議郎

周禮玘弟也少以豪右自處察孝廉除郎中

周訪汝南安城人也察孝廉除郎中

孫拆樂安人也少自修立察孝廉遷黃門侍郎

李含隴西狄道人也僑居始平兩郡並舉孝廉爲州別駕舉秀才薦之公府

索靖燉煌人也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索綝靖子也少有逸群之量舉秀才除郎中

溫矯初爲都官從事後舉秀才灼然司徒辟東閣祭酒

紀瞻丹陽秣陵人也舉秀才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閣祭酒

賀循會稽山陰人也刺史稽喜舉循秀才除陽羨令

薛兼丹揚人也察河南孝廉辟公府除北陽相  
戴若思廣陵人也舉孝廉入雒辟趙王倫府

戴邈若思子也邈少好學尤精漢史弱冠舉秀才遷  
太子洗馬

其卓丹揚人也初為郡功曹察孝廉舉秀才為吳王  
常侍

鍾雅穎川長社人也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  
熊遠豫章南昌人也初為州別駕舉秀才除監軍華

軼司馬  
張憑有志氣為鄉間所稱舉孝廉官至御史中丞

虞潭會稽餘姚人也清身有簡操州辟從事主簿舉  
秀才大司馬齊王冏請為祭酒

顧衆吳郡吳人也初州辟主簿舉秀才後元帝為鎮  
東將軍命為參軍

陸曄吳郡吳人也察孝廉後元帝鎮江左辟為祭酒  
陸納少有清操身厲絕俗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

掾州舉秀才太原王恕引為建威長史  
丁潭會稽山陰人也初為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

陳壽邑西安漢人也舉孝廉除著作郎  
虞溥高平昌邑人也郡察孝廉除郎中

應舉  
江灌少知名州辟主簿舉秀才為治中

稽含好學能屬文初為楚王瑋掾瑋坐誅免舉秀才

除郎中

魯芝扶風郡人也初州辟別駕舉孝廉除郎中

杜軫蜀郡成都人也察孝廉除建寧令

竇允始平人也初為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亶長

潘京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後舉秀才歷巴

丘邵陵泉陵三令

范平吳郡錢塘人也吳特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

文立巴郡臨江人也初仕蜀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

郎中

崔遊上黨人也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

曹毗譙國人也善屬詞賦郡察孝廉除郎中

汜騰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

任旭臨海章安人也初舉郡功曹尋察孝廉除郎中

張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以秀才除郎中

宋顧愿字子恭好學有文詞於世大明中舉秀才對

策稱旨擢為著作佐郎太子舍人

孔靖會稽山陰人也始察郡孝廉為功曹史

何偃廬江灑人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除中軍參

軍

孔覲會稽山陰人也好讀書早知名初舉揚州秀才  
補主簿

齊王延之琅琊臨沂人也少而靜默不交人事舉秀  
才除郎中法曹參軍

張緒吳郡吳人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建平王護  
軍主簿

沈冲吳興武康人也爲西陽王武軍法曹參軍尋舉  
秀才還爲撫軍正佐

劉瓛沛國相人也初州辟祭酒王簿舉秀才後爲秘

書郎

劉璉歙弟也舉秀才建平王景素辟征北主簿

陸慧曉吳郡人也舉秀才除衛尉史

王融博涉有文才舉秀才除晉安王南中郎

袁彖陳郡夏陽人也舉秀才後除安成王征虜參軍  
主簿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舉秀才爲主簿

檀超高平金鄉人也舉秀才除宣武府參軍

江巨源蘭陵人也少舉丹陽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  
大明五年勅助徐源撰國史

陸厥吳郡人州舉秀才除晏傳主簿

劉善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宋孝武見其對策強直甚異之

曹  
梁王琳份子也舉南徐州秀才釋褐征虜建安王法曹

蕭琛蘭陵人也初王儉為丹陽尹辟為主簿舉為南徐州秀才累遷司徒記室

丘遲吳興烏程人也初州辟從事舉秀才除太學博士

蕭洽字宏稱幼敏悟能屬文齊永明中為國子生舉

明經起家著作佐郎

任昉舉交州秀才拜太常博士

宗史少勤學有局幹弱冠舉郢州秀才

江淹起家南徐州從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轉巴陵王國佐常侍

王褒弱冠舉秀才除秘書郎

劉潛字孝儀舉秀才起家鎮右始興王法曹行參軍

王規好學有口辨州舉秀才郡迎主簿起家秘書郎

何照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王府行參

軍

賀瑒爲國子生舉明經揚州祭酒

王承字安期僕射暕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

劉毅字仲寶自國子禮生射策高第

鍾嶸穎川長社人也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

周興嗣陳項人也本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

陸雲公吳郡人也州舉秀才累遷湘東王行參軍

顧憲之吳郡吳人也未弱冠辟議曹從事舉秀才累遷太子舍人

庾華新野人也弱冠爲州迎主簿舉秀才累遷安西

主簿

陸倕吳郡吳人也舉秀才竟陵王子良辟議曹從事

裴邃河東聞喜人也舉秀才對策高第奉朝請

顧協吳郡吳人也爲太學博士秀才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此五遷安成王國左營侍

伏挺齊末州舉秀才對策爲當時第一

陳孔奐舉秀才射策高第起家揚州主簿

褚翔初爲國子生舉高第

後魏李同軌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

蕭宣秀才射策高第爲奉朝請

李祥字元吉世祖詔州郡舉賢良祥應貢對策合旨  
除中書博士

鄭義字幼麟文學頗優弱冠舉秀才

鄭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以射策高  
第

崔士元舉茂才平州錄事參軍

崔挺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

韓顯宗有才學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

米世昌少自修立尤精經義舉秀才對策上第拜國  
子助教

盧觀字伯舉范陽涿人也少好學有雋才舉秀才射  
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

邢滅字子良河間人光祿少卿虬長孫也幼孤早立

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問策五

條考上第為太學博士

裴敬憲少有志行學博才清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

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

郭祚以文章尺牘見稱於世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

書博士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有



名理頗以文詞見稱察孝廉對策上第高祖拔為主書

裴延雋涉獵墳史頗有才華舉秀才射策高第

裴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

學博士

崔勵大將軍光之長子也器業才行最有父風舉秀

才授中軍彭城王參軍

陽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舉秀才射策高

第

裴他少治春秋杜氏毛詩周易竝舉其宗致舉秀才

以高第除中書博士

馮元興年二十三教授宮數百人初舉秀才對策高

第又舉孝廉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

北齊裴讓之少好學有文俊辯早得聲譽舉秀才對

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

劉叔宗字樂陵平昌人和謹頗有學業舉秀才稍遷

滄州治中

盧文偉有志尚頗涉經史州辟主簿年二十八始舉

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

後周辛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

辛慶之少以文學徵詣雒陽對策第一除祕書郎

唐杜正倫相州洹水人也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

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秀才總十人正倫一家有三

秀才甚為當時稱美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常州刺史玄道族孫少舉進士

累補太原尉

張柬之則天永昌元年以賢良徵試同時射策者十

餘人柬之獨為天下第一擢拜監察御史

姚崇為孝敬皇帝挽郎應制下筆成章舉授濮州

舍

馬懷素應文學優贍科舉及第拜郿尉

鄭愔嘗以言行聞轉桃林丞又舉賢良玄宗時在春

宮親問國政愔對策第一擢授左補闕尋判主爵員

外郎

張鷟應下筆成章及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科鷟凡

應入舉皆登甲科

崔圓少孤貧志尚閑博好讀兵書有經濟宇宙之心

開元中詔搜訪遺逸圓以鈐謀射策甲科授執戟

蕭昕河南人少補崇文進士開元十九年首舉博學  
宏詞授陽武主簿天寶初舉宏詞授壽安尉

崔明允天寶元年應文詞秀逸舉明允等二十人儒  
學博通劉苾等八人軍謀越衆令狐潮等七人並登  
科各依資授官

元載自幼嗜學好屬文性敏惠博覽經史子學道書  
家貧徒步隨鄉賦上不上第天寶初玄宗奉道教  
下詔搜求明老莊文列四經學者載策入高科授邠  
州新平縣尉

韓休蚤有詞學應制舉授虞鄉尉

楊綰舉進士詞補太學正字玄宗朝徵賢良有司以  
綰赴召策中甲科超授右拾遺

歸崇敬爲四門博士天寶末對策高第授右拾遺

于邵天寶中舉進士歲中以書制超絕流輩授崇文  
館較書

李季鄉肅宗朝工部侍郎適之子也弱冠舉明經頗

工文詞應博學宏詞科升第再遷京兆府鄠縣尉

裴佶字弘正侍中右僕射耀卿之孫吏部郎中綜之  
子幼能屬文弱冠舉進士補校書郎

姚南仲華州下邽人也乾元中應制登科授太子較

書

穆質好直應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條對至今人傳之位給事中

陸贄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

馮伉少有經學代宗大曆初登五經秀才科授秘書

郎建中四年又登博學三史科

韋夏卿字雲客少習文學大曆中與弟正卿應制舉同時策入高第授高陵主簿

崔元翰初舉進士博學宏詞賢良方正皆中甲科

郭子儀以武舉補左衛長史累以武藝登科爲諸軍

使

吳通玄德宗建中初舉以文詞清麗授同州司戶

奚陟少好讀書舉進士昇第建中元年制舉文詞清

麗授弘文館校書

路泌字安期陽平人博涉經史傳工爲五言詩性端

亮寡言以孝悌聞於宗族建中末以長安尉從召與

李益韋綬等書判同舉高第

裴均字弘中河東聞喜人也宰相裴居道七代孫均

弱冠舉進士貞元中詔選賢良極諫士均對策第一

授美原縣尉

柳公綽年十八應制舉登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授  
秘書省較書郎貞元元年也貞元四年復應制舉再  
登賢良方正科時年二十一制出授渭南尉  
衛次公字從周河東人器韻弘雅弱冠舉進士禮部  
侍郎潘淡目為國器擢居上第

羅讓字景宣父珣官至京兆尹讓少以文學知名舉  
進士應詔對策高第為咸陽尉

辛毗隴西人少嗜學累登五經開元禮科

鄭亞祖父三世竝登進士第亞字子佐憲宗元和十

五年擢進士第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科吏部

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數歲之外連中三科

龐嚴起寒微舉進士穆宗長慶初元禩李紳為翰林

學士嚴應判考策入第三等仍為之首

鄭畋亞子也年十八登進士第釋褐汴州節度推官

得秘書省較書郎二十二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

授渭南尉直館事

令狐滈絢子也絢為河中尹宣宗大中十三年絢以

其子滈求應進士舉表曰臣有男高爰自孩提便從

訓教至於詞藝頗及輩流會昌二年臣任戶部員外

郎日即應舉大中二年猶未成各臣自湖州刺史蒙

先下擢授考功郎知制誥轉充翰林學士累叨寵澤  
遂忝樞衡事體有妨因令罷舉自當廢絕十九年每  
遣退藏更令勤勵竊以祿位逾分齒髮已衰男滿年  
過長成未需一第犬馬私愛實切憫傷臣三年來頻  
乞罷免每年與男取得文解意望纔離中書郎却令  
赴舉昨蒙恩詔許寵近藩伏緣已逼禮部試期便令  
就試至於臨時與奪卽在省司固不敢輒有干撓但  
以初離機務合具上聞臣近于延英奉辭輒擬面對  
伏以戀主方切深識至難伏冀睿慈察臣丹懇勅日  
令砥澗多時舉人極有文學流輩所許合得科名比

以父緇職在樞衡避嫌不赴今因出鎮却就舉場况  
諸通規合試至藝宜令主司准大中六年勅考試只  
在至公如涉徇情自有刑典從今已後但依常例放  
榜本司取士貴在得人去留之間惟理所在

張衍字玄用河南尹魏王宗奭之猶子也其父死於  
兵間衍讀書爲儒始以經學就舉不中選時諫議大  
夫鄭徽退居雒陽以女妻之令應詞科不數上登第  
後唐李勣初唐末避難東歸雒陽時衛公李德裕孫  
道古在平泉舊墅愚往從焉子弟親採招負薪以給  
朝夕未嘗干人故少師薛廷珪掌貢籍之歲登進士

第又登宏詞科授河南府參軍

馬縉少嗜學以明經及第登拔萃科

李琪天復初應博學宏詞居第四等授武功縣尉

轉運巡官

